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励志中国

沈从文小说集

一支竹篙，划破了边城的一山青翠，装点了酉水的一潭清澈。层层用墨，点点渲染，风情浓郁的湘西风物如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于平实中见鲜活，于朴拙中见雅趣。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小说集

Shen Cong Wen xiao shu ji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
新名字叫作白河。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
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

若朔流而上，

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

深潭为白日所映照，

河底小小白石子，

有花纹的玛瑙石子，

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小说集 / 沈从文著；崔钟雷主编.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6
(励志中国. 第5辑)
ISBN 978-7-5387-2699-2

I. 沈… II. ①沈…②崔…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2062 号

沈从文小说集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王丽萍 刘 超 杨 旭
出 品 人	张四季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赵 岩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5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沈阳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3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LIZHIZHONGGUO

读书——最智慧的行为 励志——每个人应有的风貌
励志中国 精彩人生



前言



或

清新、或激扬的文字，给您心灵的慰藉；
或真挚、或深沉的情感，给您灵魂的洗濯；
或温和、或犀利的风格，给您独特的享受；
或睿智、或感动的表达，给您深刻的启迪。

这是“励志中国”系列丛书呈现给您的精良之作。一本书的内涵能让您丰富阅历，一本书的智慧也能让您感悟人生。这里有朴雅的风景，亦有生命美好的时光与希望。

本套丛书包括《郭沫若诗歌散文》、《冰心诗歌散文》、《茅盾小说集》、《老舍小说集》、《沈从文小说集》、《曹禺戏剧集》、《巴金小说集》、《萧红散文小说》、《鲁迅经典全集》等九本书，我们力求通过这套图书呈现给您一个多面的情感世界与深邃的智慧追求，在对名家名篇的品读中体味阅读的快乐。

《郭沫若诗歌散文》精选了郭沫若这位文化巨人各个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文章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手法、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他的诗歌率先吹响了白话诗的号角，并在现代诗歌的道路上一路领航。

《冰心诗歌散文》是一幅爱的全景图。这点点滴滴的爱的光芒汇聚成一束爱的力量，驱走阴霾、点亮希望。在书中，我们能够领悟到爱的智慧，体味到女作家冰清玉婉的心灵。

《茅盾小说集》堪称经典。茅盾以精致入微的笔风，兼收并蓄的知识底蕴，精细地描绘环境，细致勾勒人物形象，小说中人物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给文章增添了无限意趣。通过对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的描摹，艺术地再现了旧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

《老舍小说集》精选了老舍的小说名篇，多以城市百姓生活为题材，地方色彩浓郁，语言风格朴实无华。起伏跌宕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幽默诙谐的笔调，一篇篇小说仿佛徐徐展开的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市井画卷。让您如同坐在老北京的茶馆里，品一碗





香茗,看一世风景。

《沈从文小说集》精选沈从文的著名短篇小说,展示了湘西生活的静雅和当地居民的朴拙。一幅幅流光溢彩的湘西风景,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体验生活的五味杂陈,展示出独特的湘西风情。

《曹禺戏剧集》是曹禺的戏剧精品集,曹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本书收录了曹禺历久弥新的剧作精品,这些作品散发出独特而持久的艺术魅力。发人深思,令人回味。

《巴金小说集》汇集了巴金的多部经典小说,内容丰富、内涵深厚,文笔细腻又不失大气,情感真挚又不乏错落有致。作家对于社会风貌的展示,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观摩中国时代变迁的窗口。

《萧红散文小说》精选萧红的散文、小说作品,让读者在熟识其文学成就之外,更深入地体会作家的真情实感。一杯清茶,让我们一起潜心品味;一段往事,让我们一同追忆似水流年……

《鲁迅经典全集》精选了鲁迅先生散文、杂文、小说等多篇经典作品。这深沉的怀念,这激愤的呐喊,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怒,令人精神不禁为之一振。鲁迅以笔为剑、以文为矢,揭开丑恶社会的遮羞面纱,让人性的力量得以彰显。

一篇优美的文章仿佛一阵轻柔的微风,掠过心田,带来丝丝暖意;一个动人的故事仿佛一声春天的惊雷,响彻心扉,带去阵阵感动。“励志中国”丛书想要给您的,正是您合上书卷之后体味到的余音绕梁、口齿萦香的美好感觉,让我们与青春相伴,在阅读与进步的道路上结伴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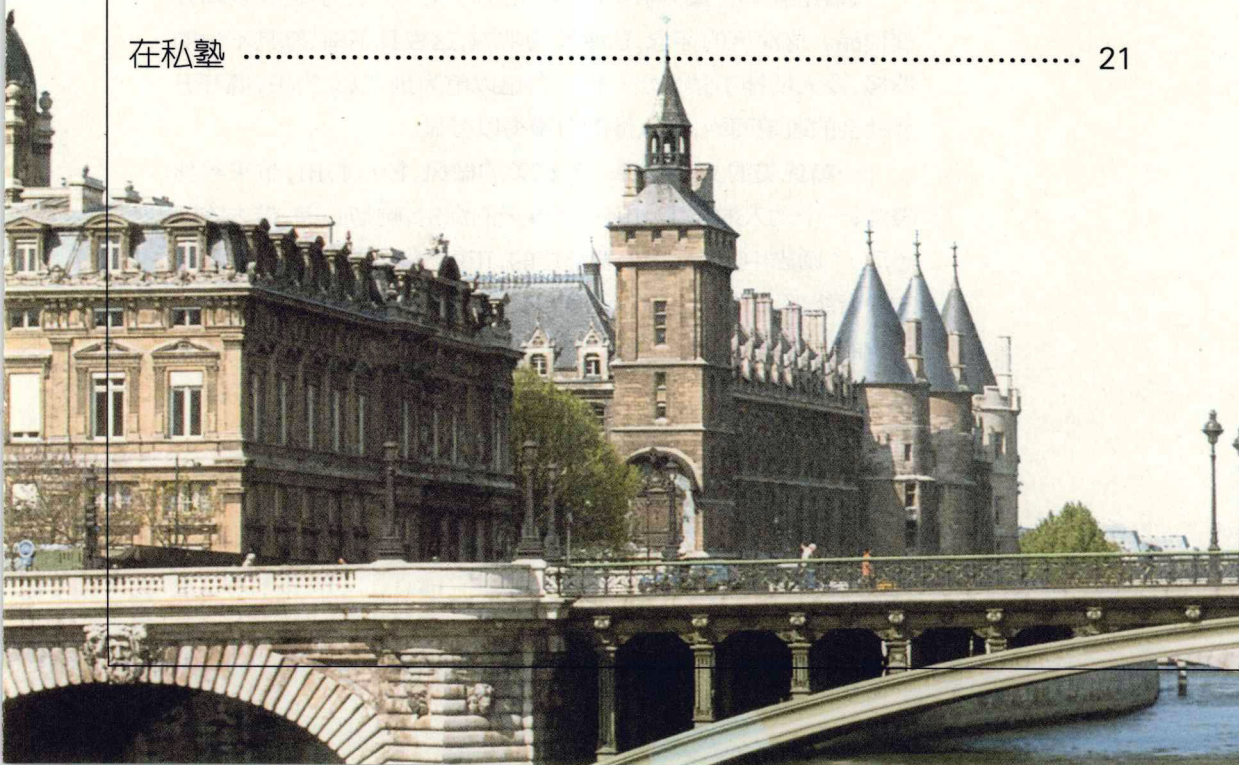


Shen Cong Wen Xiao Shuo Ji
沈从文小说集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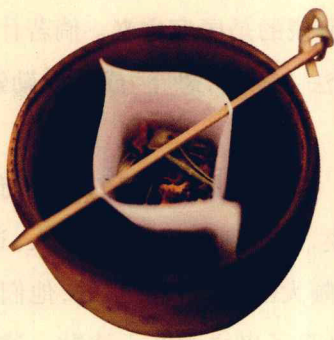
CONTENTS

哨兵	1
我的邻	14
在私塾	21



石子船	42
虎雏	55
八骏图	81
《边城》题记	108
边城	111
黎明	193
从文自传	201





哨兵

名作导读

《哨兵》创作于1926年6月20日。作品描写了湘西凤凰军人信巫好鬼的执迷不悟，他们不怕死、不怕血、不怕一切残酷的事。但“他们怕鬼，比任何地方都凶”。

在湖南乡土作品中随处可见对神巫作法、显灵的记载，以及对民众虔诚迷信的描写。《哨兵》中作者在描写鬼魂时也作了大力的渲染。小说还营造出种种神秘的氛围，无论是暗影、罡风，还是猫的怪叫，都被哨兵臆想为鬼怪作祟。

《哨兵》这部作品体现了湘西民俗的特点，小说中作者对鬼神信仰这一民俗现象进行了还原和艺术再现，小说语言流畅优美，情节发展富于悬念，是沈从文早期小说的优秀作品。

嘿嘿,当军人难道怕鬼么?真是!

鬼这东西,据大家说,又像是有的,虽然都不曾见过。

仍然是据说,在黑的不开明的地方,庙宇类毛房类荒凉肮脏少有人去的地方,鬼就很多很多。它们借此筑了营盘。所谈的是国家主义。倘若什么一个外路人来临,这人火焰又低,样子萎靡,就想方法去逼迫,恐吓。或藉此勒索酒食,不同人间两样。

若另一据说是可信,则鬼多的地方,怕也再没有比我们道尹衙门为更多的了!在白日,太阳挂在天上还是黄黄的时候,就听到鬼叫,类乎喊人。这不是鬼么?倘若是有了疑心,许许多多人都愿意费了颇大的力量来证明的,他们且敢发誓。

这我们可以不必更疑心这类证明人是受了鬼之类若干津贴,这类人为鬼的暗影占据了全心,是苦够了。

“军队中人怕鬼,那不是很可耻的笑话么?”然而在沙坝地方却并不能从这事实上,为那滑稽的估定,说军队是懦怯来。

这也是沙坝人一个顶特别的地方。他们当兵,不怕死,不怕血,不怕一切残酷的事。谁都能够如看戏一样,平心静气的站到北门外土阜上看刽子手把匪人开腔破腹,欣赏那临刑前的苦闷,微嘶,长叹。倘若是运气坏的话,让山上大王捉去,“如法炮制”,绑在柱子上取肝取心,刀尖子陷进胸脯时,脸上颜色都不必变,也成了他们的义务。

但为鬼之类占据了心的人呢,从老爷到火夫,随手抓一个都可为这话的证明。

他们怕鬼,比任何地方都凶。刽子手很自然的把人头砍下,把赏钱得到,到了夜里出门,恐怕遇到日间那位在自己手下做成的新鬼寻事,又很自然的匀出赏钱之一部分,买纸钱焚化。而鬼呢,像得了这钱后也就慨然放过对它行凶的人,安分的又到阴间游荡去了。

怎么样就成了这样一个民族?那是不可知的。大概在许多年以前,鬼神的种子,就放在沙坝人儿孙们遗传着的血中了。庙宇的发达同巫师的富有,都能给外路人一个颇大的惊愕。地方通俗教育,就全是鬼话:大人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就带进庙去拜菩萨，喊观音为干妈，又回头为干爹老和尚磕头。家中还愿，得勒小孩子在大红法衣的大师傅身后伏着上表，在上表中准许他穿家中极好的衣裳，增加他对神的虔敬。县里遇到天旱，知事大人就斋戒沐浴，把太太放到一边，自身率子民到城隍庙大坪内去晒太阳求雨，仰祈鬼神。人民的娱乐，是看打黄教时的“牛头马面”，“大小无常”。应当出兵与否，赶忙去问天王庙那泥像。普通一般人治病方法，得赖灵鬼指示，医生才敢下药。

还有，你到副官处去——就是我们驻道台衙门的军部副官处去，就很容易听到像下面一类对话：——是呢，报告副官，那真是鬼！

——你真见么？

——难道还是假么？

于是副官再说一句话，就是“快去买一点纸钱”了。

另一件事呢，是关于副兵偷钱的事。

——禀告大人，我并不偷！

不偷吗？那很好。但你得到天王庙去明明心！

结果是，即或是不曾把副官大人荷包里钞票用过买什么的副兵，也只好委屈承认了。因为如果你再辩下去，当真就得到天王爷前去，拿一只公鸡，咬下头来喝了鸡血，且大大的赌一个咒！即使这事不怕赌咒吧，但在神面前，发觉了另一件不名誉的事情，这很难说。这副兵把“一面是去神前冒险，一面是承认后在存饷下扣还两串，加上一点钟太阳下立正受晒的惩罚”，取了后面的一种。

要断一种案，对犯人又实在指不出他是应在法律下生或死时，遇到聪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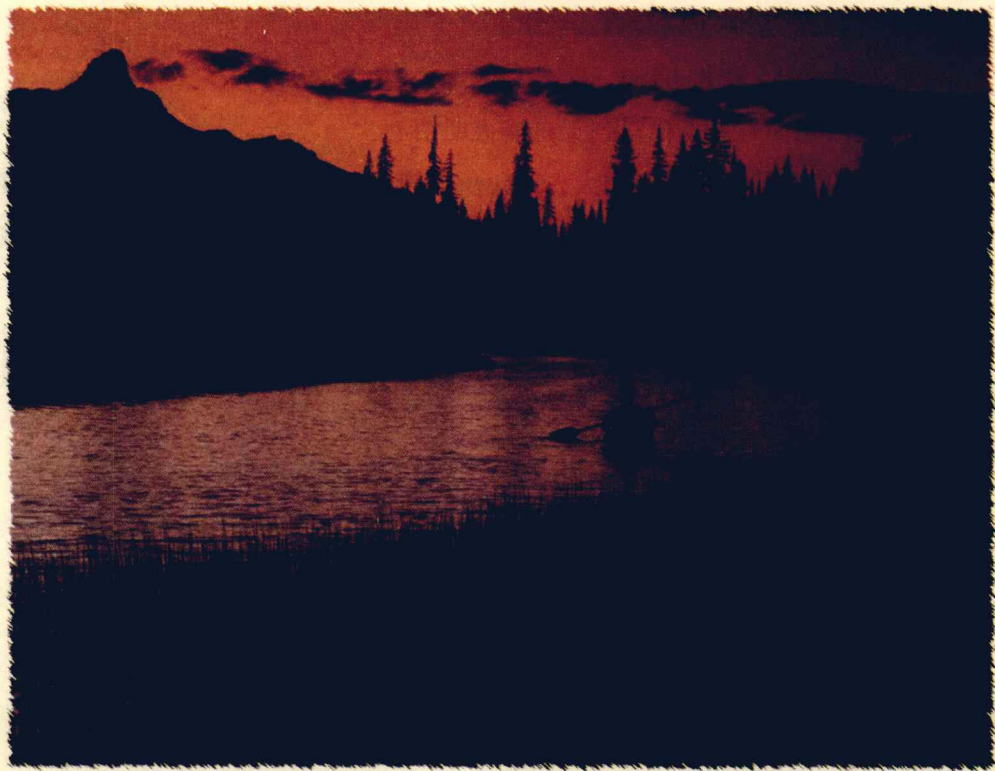
点的法官,于是主意就有了。牵到神前去,凭了筊,判他的刑罚。掷下地去的是一覆一仰,或双双仰卧,则这人为神所赦同时也为法律所保护,生下来了!若地上竹筊是双覆,那就用不着迟疑,牵去杀了完事!

在这地方竹筊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也是大家应知道的。

或者问:道尹衙门里,什么地方鬼之类最多?则都会说是那两个长长的阴暗狭隘的走廊。一端是可以到达军法处,一端是可到达副官处。长廊就是连结这两处的一个捷径。廊之下,就是在白日,也点那么一盏长明灯,摇曳着它的灰焰的。

军法处那一边设了临时监狱,关了不少待决的囚人;这一面,副官处,则因了囚人的关系,与军法处接洽的事极多,因此这甬道成了更其有意义的道路。还可以称为颇热闹的道路,当囚人们成串押赴副官处时。

廊是既暗且长,还得上下若干石磴,从那端到这端,那种无法排除的冷气,逼



人背脊发寒。一到夜里,从这里过身的,总像在冒一个颇大的危险。因此一来,在廊中段,添了一灯同一个岗卫了。

以后,又从一个卫兵改为两个,那原由就是因为守卫的就时常见神见鬼,更其胆怯。

有了两人,自然就有恃无恐了!但廊道内鬼物的传说,还是一天一天保存下来。

这也是该因,这样一个坏地方,今天轮到我們中最胆小的寿了。

平日又爱谈鬼,又极怕鬼。什么大手呵,大眼睛呵,以及一切一切怪模怪样的大东西呵,……大手多在毛房,乘人大便卸裤时,拍人的臀,讨小便宜;大眼睛则随处可见,尤其是长廊的墙上,睁得许多大老实实在觑人,且发冷光,使人战栗。关于鬼之类的描写,又是沙坝地方人所擅长。单是长廊一处,所显的灵异,在长廊还没有添设岗卫时,他就早知道许多了。

连附像有意与他为难似的,支配给他的放哨的时间偏偏是四更。

三更,不睡的还多,也还好。五更,天快亮了。只有这四更,据说鬼出现的最多!无可奈何,只希望得到一个好一点的同伴。当十六个人为一个连附带领到廊道中换班,先在廊道中站了两点钟的弟兄,见到了换班的人来,欣然能把扛在肩上的卸下,连附喊着口令,照例的互相立正举枪,交代的手续办清后,于是连附就带着那一批弟兄们向别处换班去了。留下给我们寿做伴的是一个新从教练营送来的人,这还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伴着夜程。

在这里,外面什么声音都无从听到,清静极了。他知道这时还才一点多钟,距天亮还有大半天。这地狱里两个钟头得想方法来消磨,不然灵魂会为寒气冰瘕,鬼物会真要出现了!于是就去撩拨那位正沉默着把枪扛在肩上大步走着的同伴。

“弟兄,你是教练营才过来的么?”

“嗯。”

“合到你,一共不正是一百人么?”

“嗯。”

“这里比较教练营舒服自由的多吧?”

“不错。”

“这里可以偷偷打点小牌，譬如扑克之类，你——会不？”

“会是会，不大爱。”

“会就好了，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打一场莫太大，输赢三五元就很有了。若是高兴，我可以邀你，”接着又像是对自己说，“董家冲好——还是周妈那里？”

同伴对他笑。

“我这个是蛮溜刷咧，朋友你莫看我小！”

同伴又笑。

“你们到教练营时放哨据说是通夜在山上呢？”

“是的。”

“那不怕么？”

“哗——”的正如一个人手上捏了把沙子洒在瓦上似的。

想着：莫不是鬼么？背上从腰部，就像有两条蛇爬上肩头，怪物爬过处就都发起麻来。他立时把背靠到那潮湿的砖墙上去，这样，背后那一面是无妨于事，不必再防骤然由背后袭来的鬼物了。面前那高高身个儿的同伴，正若无其事的来回走着。

“你听见么，是什么响？”

“老鸱。”

“怕不是吧？”

“或者又是别的。”

“必不是老鸱。夜鸱子不会如此！”

“也许有猫。”

猫，难道会打沙子么？这同伴随意的简短的答话，只增加我们小心的寿的怀疑。

“哗——”又是一把。

第二次，是更其清白的知道是在去军法处的那一端的廊尽头了。同伴似乎也略略注意了。

“朋友，你听，是什么？”

“让他去吧，”停了步，仍然是一个短劲的回答。

他想把这个坏地方过去的一切不光荣的传闻，提出来与同伴讨论一下，或者可以把寂寞同恐怖驱除一点吧。然而同伴竟是个准哑子，说话总那么吝啬，一问一答，且像有意把答语缩得极短，真无办法的急人！

沙子是不听到第三次了，心上适才不可知的颇重的负担，无形中卸去一半。

“朋友，你不怕么？”

“……”像是不曾听到寿在说什么，没有答复。

“我说你怕么？听说是这里有鬼——很多呢。”

“什么地方？”

“就是这长廊下！”说着，便用眼睛去小心的搜索那廊子黑暗的两端。

“你见过么？”

“虽然没见过,但别人却说闹得凶!适才那个怕不就会是那东西!”

“嗤……!”

同伴是用一声笑来表示这话的无稽,接着又来回走着他的正步了。

“我说鬼这东西是有,别人就亲眼……”

“算了吧。”

同伴显然是厌烦着这样谈话,寿也了然了。

但是,怎么能放心?这时两点一刻还不到!更多的沙子劈面洒来,是可能的吧。比沙子更凶的更大的鹅卵石,从廊的那端掷来,也会可能吧。万一什么鬼怪之类挨了拢来,用大而有毛蛇样冷的手伸过来,搭在肩头,或是捞着膀子,这同伴,也许仍然还是那样从容不迫,稳稳重重的立在一旁,看水鸭子打架似的暇裕吧。

这样想着,又去细察同伴脸上的表情,这使他更怯了。那种不声不息,又还是那么永久扁着嘴漾了微笑在嘴角一个幽灵样的脸相,在那惨然的黄色灯光下移动着,长廊尽头又是无边的黑暗,这小伙子就疑心,同伴原就不是一个人。

在头上,是一条长的绳子,悬了那一盏比佛座前长明灯略明亮一点的方形玻璃灯,摇晃着的淡淡的黄光,把同伴的影子,映到那长廊的墙上,加了一倍的长大,又如一个巨灵,正陪到同伴身躯动移。

“两点了吧。”

“嗯”,望着自己腕上的表答着的同伴,同是靠到墙的一面立着了。但这是因了久久走动的结果。莫名其妙的怯着,在同伴,强毅沉默的表情上观察,是无从配合得拢去的一件事。

在这一类人身上,也许已是脱了沙坝地方人的习惯,找寻不到什么恐怖懦怯了吧。

两人死样沉寂下来,在廊下,便异常清静起来。同伴的在廊下两端响着的单调脚步声停止后,长廊像是更其长了。

两人大约都相互可以听到出气,因了恐怖,他的微喘的呼吸到后来自己也察觉了。

……当军人死都不怕！难道——

稳住自己的结果，是当到同伴面前，首先应把呼吸调理匀称，显出至少是纵无同伴也并不怎样可怕的模样来。

橐橐橐橐，清脆皮鞋的声音响得越近迫了，去副官处的廊的一端，正跑来了一个人。

“是谁？”

“我呢。秉志。”一个小孩子的嫩稚口音。

“喔。”同伴像是知道这人是为自己作伴而来的样子。

自称是秉志的已到面前了，他认得他是副官处小副兵。

“不睡么？”同伴像哥哥样问那小副兵。

“还不到两点咧。”秉志又开始对同伴的同伴注起意来，“喔，你们两个人在此，我道是谁！”

“是！我们俩儿在此。你来找他么？”

“他是我四哥呢。”

这才知道是亲弟兄！别人有弟弟来看望，自己显然是孤单了，于是我们的寿不顾怎样，大胆离了墙边，仿着同伴步法缓步起来了。

回头时听到“四哥，我想邀你去喝一杯酒！寿在这里，那是无妨的！”

四哥就答，“怕不便咧。”

秉志又说，“全不要紧！这里守哨只是防鬼，只要他胆子不怯，你去是不相干的！”

四哥不做声，在去就间徘徊。

“不要紧，四哥你放心！我们酒太多了，我，同那姓周的，同柏子，三个人打了两斤酒，还有咸鸭子，牛肉巴子，柏子又到自己家里拿了许多醋萝卜来，你不去帮忙，我们就吃不完了！”

